

# 暧昧的日本人

李兆忠 著

金城出版

# 前言

这是一本剖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书名取“暧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大江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 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作者注）一同喊出“美丽的日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下面一段话很要紧——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是我们认识日本的一条有意味的门径。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黠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这一切，如果还原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

可以说，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的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他们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展示日本人“暧昧”的表象，揭示这种“暧昧”的文化心理机制，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志向。

应当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写《暧昧的日本人》，是受几种动力的驱使，首先是有感于中国人对于日本隔膜，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撅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和一度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我曾梳理过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这实际上也暴露了中国人认识上的巨大盲点。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莫过于认识上的拨乱反正，

同时也养成了一种“日本情结”。

这种日本情结，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了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当时就萌生要写一写日本的念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如果问：幅员辽阔的中国哪一部分与日本的地理风土最接近？那一定是江浙，难怪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丰子恺、陶晶孙、缪崇群……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单来。其中丰子恺在日本仅作过十个月的游学，对日本的感觉如此之准，收获又是如此之大；徐志摩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本来没有太多交涉，满脑子都是“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曲脍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却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刻划得栩栩如生。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这种地缘文化的联系。作为他们的同乡，我当然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这种对日本的感觉，却是可以共同的。正是这种感觉，引导我进入日本文化的堂奥。

我以为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曰“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错，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曰“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曰简单社会学心态，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相信，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1998年，我出版了《暧昧的日本人》（广东人民出版社），有幸得到读者厚爱。八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书，尽管有许多让人汗颜的地方，其中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依然不失新鲜之感，使我深感欣喜。由此，我深深体会到感性、直觉的价值，其中所包含的穿透力，不是那种学院式的抽象思辩所能代替的，尤其是对于日本这个一个暧昧的、感性的民族来说，更其如此。

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在深刻转折关头之际，应友人艾绍东的建议和支持，我对《暧昧的日本人》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保留精华，去其枝蔓，注入新知，增加了书的内涵与深度。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日本、认识日本提供有益的参考。

2005年7月大暑中

#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桃太郎精神

第二章 小日本与大日本

第三章 岛国情结

第四章 “神国”的自醉

第五章 日本在沉没？

第六章 台风的性格

第七章 无常之美

第八章 “技”与“道”

第九章 东瀛工蜂族

第十章 洁癖之邦

第十一章 装饰的世界

第十二章 飘散的樱花

第十三章 狗的象征

第十四章 服从之道

第十五章 名片的国度

第十六章 “和”：日本的生存之本

第十七章 “和魂”的威力

第十八章 “以和为贵”的内部性

第十九章 菊与刀：日本的绝活

第二十章 外语低能的背后

第二十一章 外来语防线

第二十二章 恶魔的语言

第二十三章 汉字的圈套

第二十四章 礼仪森严的语言共同体

## 第一章 桃太郎精神

### 一、活着的桃太郎

日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名叫桃太郎。

桃太郎名气之大，全日本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不仅活在现在，也活在过去，很久很久的过去；桃太郎今年高寿几何，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也只有一个朦胧的猜测。总之，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存在。

桃太郎的出生很奇特，他是从一只又大又好的桃子里跳到这个世界上的，成了一对贫苦老夫妇的掌上明珠，所以就把他叫做桃太郎。小家伙也真奇怪，吃一碗长一寸，吃两碗长两寸，很快就长成了一个又健壮又聪明的小伙子。

人小志大，桃太郎还是个小不点时就要去鬼岛讨伐恶鬼，老头老太拗不过他，只好为他准备了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缝制了袍褂，买了朴刀送他上路，还给他做了一面“日本第一桃太郎”的旗帜让他打着。一路上，桃太郎收罗了狗、山鸡、猴子作为随从，自己成了小将军。到了鬼岛，一开始对方根本不把这帮小毛头放在眼里，可是真的一交手，恶鬼们就招架不住了，很快成为手下败将，桃太郎他们因为吃了全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打起仗来格外有劲。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鬼头是个黑脸的家伙，跪在地上向桃太郎求饶。从那大眼珠里巴达巴达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桃太郎说：“记住，从今以后不准你们为非作歹，倘不老实，决不再宽容！”黑鬼连忙说“不敢，不敢！”又叫小鬼崽们把金银财宝抬了出来，奉送给桃太郎，表示今后决不违命，这次是真诚投降。（引自《日本民间故事选》）

桃太郎就把财宝装上车，让狗、猴、山鸡拉着，凯旋归来，老头老太看见小子带回这么多财富，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深感欣慰，还嘉奖了他们。

——这就是古老的民间故事《桃太郎》里讲述的故事。日本人，从小就在这样的故事熏陶下长大成人。

如果说，流传深远的民间神话故事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暗示某种稳定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桃太郎意味着什么呢？

现实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日本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尤其这一百多年来在世界上不寻常的表现，是对这个故事最好的诠释。人们都记得，在日本军国主义泛滥的年代，日本的小学校里，老师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老师举着又红又大的苹果，问孩子们，想吃这么好的苹果吗？孩子们说想，老师说，那么就到中国大陆去吧，那儿遍地都是。

正如内山完造在《中国人生活风景》一书里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桃太郎征伐鬼岛，带回金银财宝，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行径。他还将《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作了比较：玄奘法师带着猴、猪、龙三种动物去西天，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取经，发展精神文化，而桃太郎带着猴、山鸡和狗去鬼岛征伐，则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且，《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行程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交代得清清楚楚，玄奘法师本人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桃太郎》里的故事纯属凭空想象，鬼岛更是子虚乌有，这表明日本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企图教化、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

桃太郎在日本的知名程度，犹如孙猴子在中国，根据这个故事写成的文学作品、卡通电影、漫画，多得车载斗量，活跃在少年儿童们的精神世界里；以桃太郎命名的酒屋、餐馆和商品，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总之，在日本人心目中，桃太郎是一位无可争议的英雄，他人小志大，勇于进取，征服了鬼岛，获得了财宝。这种大无畏的开拓奋斗精神早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

人生信念。

这种信念，不妨就称作“桃太郎精神”。

## 二、尚武的民族

尚武，无疑是“桃太郎精神”的基础。

尽管不少日本文人学者热衷于宣传日本是最爱好和平、最温和的民族，并且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却丝毫也掩盖不了其好战嗜杀的一面。野蛮好斗，本来就是岛国人的特性，大名鼎鼎的武士道产生于东瀛，决不是偶然的。日本在近代史上的表现，更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自19世纪末到“二战”败北的短短半个世纪里，日本挑起发动过3次规模巨大的对外战争，吞并朝鲜、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将版图整整扩大了一倍。由此可知日本的武功。

当年，丰臣秀吉受蒙军侵汉的刺激，雄心大发，打算举兵大陆，问鼎中原。在赖山阳的《日本外史》里，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的回信中，就这样写到：

“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有曰‘日光所临，莫不透澈，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住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这番豪言壮语，活脱脱表现了一介东瀛武士首领的勃勃野心，区区蕞尔岛国，敢对天朝上国的中华产生“是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如果没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岂敢出此大话？其实，早在公元7世纪，为争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就与中华帝国作过这种抗争，史称“白江口之战”。

说日本民族尚武，就跟说月亮是圆的一样，决不是对日本人的歪曲夸张。从种族生存竞争的角度考虑，尚武是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可贵素质，尤其对于一个小民族。戴季陶曾说：“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人们更应注意的，就是日本人尚武的特点，由此可以领会桃太郎精神的核心。

《桃太郎》故事里鬼头的反应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巴达巴达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对桃太郎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可见，对比自己厉害的对手，鬼头心甘情愿地认输。而桃太郎作为胜利者，理所当然地取走了手下败将的金银财宝。那么，要是双方对换一下，比方说被打败的是桃太郎，那么情形会如何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桃太郎一定会像鬼头一样趴下来，磕头求饶，就像60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样。

有趣的是，在日本的文学作品里经常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场面。记得十几年前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时，曾为片中一个细节思量不透：那个对漂亮寡妇（倍赏千惠子主演）一直抱垂涎之心的泼皮，眼看着自己心爱之人被一个外来的男人（高仓健主演）夺走，恶从胆边生，有一天趁着夜色，怀揣利器向外来男人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反挨一顿揍。第二天泼皮纠集一帮哥们前来，外来男人单枪匹马沉默地迎上前去，双方步步逼近，眼看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斗就要爆发，不料泼皮“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向男主人公叩头求饶，追随者也一起跪倒，求饶声响成一片。随后，泼皮起身，拿出好酒倒上，恭恭敬敬献上。于是，这个外来男人成了他们一伙的头领，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年轻貌美的寡妇。

类似那个泼皮的行为，本人也有幸见识过，那是在一家东京的“居酒屋”。

厨子石井对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平常就颐指气使，十二分地不耐烦。为了保住饭碗，大家敢

怒不敢言，于是他就更加肆意无忌惮。小陈是他的下手，受气自然更多。有一次石井让小陈煮饺子，要他一个一个地下到锅里，小陈没听清楚，稀里哗啦将整包饺子倒进锅里，零星的热汤溅到了顶头上司的脸上。石井勃然大怒，一把揪住了小陈的衣领，顶到墙边，恶狠狠地骂他“马鹿野郎”（蠢货之意）。小陈自知有错，并不反抗，石井见好不收，威风更大，居然这样骂道：“你们中国人全是懒鬼。”这下激发了小陈血脉中的野性，他本来就学过点拳脚，一脚过去，把石井踢了个四脚朝天。我们想这下坏了，事情不好收场了。不料石井站起身拍拍围裙，不认识似地朝小陈盯了几秒钟，忙自己的活去了。第二天上班时，空气格外沉闷，我们担心厨子会有动作，小陈也做好了被辞退的思想准备。没想到石井见了小陈，竟破天荒第一次主动向他打招呼！弄得小陈不知所措。到了吃饭时，石井第一个询问的就是小陈，给他打的饭菜也特别多。由于这件事情，小陈在这家“居酒屋”的地位意外地提高。

### 三、佩利：日本的恩人

奇妙的是，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对外关系史上也一再发生。

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有一座以佩利命名的公园，佩利何许人也？此公乃140多年前率领着强大的舰队屡屡来日本叩关、进行武力要挟的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也。公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当时的各种实物、文件和出版物，记录了黑船压境、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而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上面有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

在这座公园里，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如今几乎已经变成一种风俗性的民间节日。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表演节目中，入侵者被塑造成了英雄，而日本人自己却被处理成可笑滑稽的角色，他们身穿黑衣，蒙面蹦蹦跳跳，表现黑船来到之际那副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样子，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的大门、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海军准将佩利，俨然成了英雄。

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生存逻辑，在我们看来，佩利当年仗着军事实力，对日本进行威胁，强迫日本开国，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行为。然而日本人却似乎不这么看，而是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后来的强大，同1853年此公的造访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有人还认为，佩利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恩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这样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回顾日本开国前后的历史，类似的事情有——

1862年，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商人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遭遇萨摩藩兵时，因不懂礼仪而被杀害。萨摩藩本是攘夷排外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好战强悍在日本也是闻名的。英国要求萨摩藩罚办元凶，并赔偿抚恤金，遭到拒绝后，派出远征舰队进行惩罚，炮击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领教了英国军舰强大炮火后，萨摩藩请求媾和，答应了英国一切赔偿条件，并准备购买英国的军舰。萨英之间的亲善关系从此开始。萨摩与英国从此建立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教授西学，学习富国强兵的知识。

1863年，长州藩执行天皇驱逐夷狄的敕令，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激怒了西方列强，为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组成联合舰队，仅用3天时间就把下关炮台全部轰毁，长州宣布投降，与各列强签订和约。这次炮击带来的结果与萨摩藩一模一样。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该事件时这样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突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战败后的日本人对曾是不共戴天仇敌的美国占领军态度的友好和殷勤，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此时，广岛和长崎上空令人恐怖的蘑菇云还未散尽呢。

这种友好和殷勤集中表现在对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恭维和崇拜上。据资料记载，将军

抵日后才 40 天，日本的一家广播电台便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发表了近乎肉麻的吹捧，其中这样说道：“元帅的手放在艾克尔伯格中校的肩上，威严中透着镇定自若和信心，同时又洋溢着一种并无城府的亲切和诚恳之情。元帅的轻松态度使看惯了威风凛凛的日本将军的我们感到惊异和无限的羡慕。似乎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美国打赢了！’并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这样的人物作为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对于日本的将来不是很幸福吗？”

更有甚者，还有人将麦克阿瑟抬到“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帅”的高度来吹捧。与此呼应，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以麦克阿瑟的大名命名的街道和剧场，小学生也以戴“麦克阿瑟帽”为光荣，日本人后来还为他立了“显彰碑”，甚至还准备为他筹建纪念馆等等。麦克阿瑟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强大实力的象征，再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风度上的魅力，在日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褒奖。无奈此公偏偏不吃马屁，对日本人的恭维并不在意，还说了伤日本人自尊心的话，他曾说在精神年龄上“日本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死要面子的日本人当然受不了，筹建纪念馆一事遂告吹。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里对战败后的日本对美国态度的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作了精辟分析，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占领日本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坐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们在那里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的地方官员彬彬有礼的接待，从未发生过一次报复事件。美国的军用吉普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在路旁高喊“Hello”和“Good-bye”，母亲们把着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手。作者于是感慨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让我们把视线投得更远一些，看看一千三百年前那场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吧。

公元 663 年，爆发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当时，大唐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双方在半岛上展开了正面冲突，日本调动 27,000 军队前往半岛，加上百济军队 5000 人，与大唐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交手的结果是，日本百济联军大败，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丢了性命。日本史书上这样记载：“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舳舻不得回旋。”关于这场战争，中国史书也有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依实力，处于当时世界文明中心的大唐正处强盛的巅峰，日本则刚刚开始学习中国，自然不是对手。这场战争显然给了日本极其深刻的教训，于是，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象，日唐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疏远，反而往来更加密切。这从两件事情上充分反映出来：665 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669 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王朝在半岛上的彻底胜利。需要说明的是，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本是大陆的藩属国，高句丽本来是日本在半岛上与大唐抗衡的潜在盟友，它的消灭对日本来说很不利，日本对此保持沉默也罢了，反而还要遣使庆贺，最有力地说明了日本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种反应与一千多年后的情形同出一辙。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促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僧），日本进入了全面吸收引进唐代文物制度的时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也先进得多的光辉灿烂的大唐文明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像它战败后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

#### 四、强者崇拜

崇拜强者，本来无可非议，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本，也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日本民族自强不息的表现，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正是得力于这种精神。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够赢得世人的喜爱与信任，反而引起普遍的反感和警觉，这是为什么？

原来，这个桃太郎，骨子里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小家子气和阴暗心理。它长着两张脸，你比它强大的时候，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了，翅膀长硬了，就收起那张谦恭的脸，换上另一张不耐烦的脸，要和你分庭抗礼了；等到你实力不如他了，那就对不起，请你靠边站吧，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那时，它是一脸的傲慢和杀气。日本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历史。

想当年中华帝国强盛的时候，日本谦恭有加，先后十八次派出留学生（僧）到中国，从中国引进了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习俗的全部文化，甚至连语言文字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等把这一切都学到了手，就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到了近代更是翻脸不认人，仿效西方列强欺负起中国来；而且，比起西方列强来，日本显得更加凶恶和贪婪。

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是，在19世纪中叶，日本尚处在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之中，其“尊王攘夷”的激情中已经潜伏着对外扩张的因子，幕末维新志士、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1855年在狱中撰文，提出这样的设想——

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中国东北。

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这种被欧西方列强欺负后，转而欺负更衰弱的中国、朝鲜的主张，是一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理念，此后日本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理念发展的。被尊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家福泽谕吉，后来将这种理念概括为“脱亚入欧”，在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明确地宣示：

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日本对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模仿何其迅速！仿佛其精神里天生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子，说来也奇怪，中国人费了几十年的周折、遭受了无数教训才认识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日本人一开始就心领神会，并且付诸实现。

然而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却没有西方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决定了日本人一方面崇拜强者，一方面却是恃强凌弱，决定了日本欺负起中国、朝鲜来，比起西方列强更加凶恶和贪婪，而且更加不讲规矩。后起的日本胃口格外大，不只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还想在军事上灭掉中国，把中国并入自家的版图，把中国人变成大日本帝国的三等公民。

正因为如此，这个后起的强者面对战败的对手，才显得如此的残暴无情，而使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们瞠目结舌。回顾一下甲午战争时日军攻占旅顺时的兽行和40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就可以知道这一切。著名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40年之后的南京大屠杀，活脱脱就是这场暴行的放大。其实他们不只是对中国人如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这样评价日本人：“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

了三年半的恐怖和物质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恃强凌弱的自私性格，决定了日本对于邻国不存真正帮助之心，只有防范扼杀之意。想当年，中日两国同处西方列强的逼迫之下，经过明治维新率先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在羽毛尚未全丰的情况下，不惜孤注一掷，重创大清，夺取台湾，索巨额赔款，大清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之后中国变革之风兴起，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关注。日本当局对中国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左右逢源，为我所用，一些民间团体和仁人志士表面上热心支持中国革命，同时又暗中监视、阻挠、破坏。可见，他们并不希望中国革命真的成功，中国真的强大起来。明治维新的元老、军阀山县有朋针对辛亥革命说的一番话，最能代表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

## 五、日本人的两副面孔

骨子里的小气和自私，决定了日本永远成不了真正强者，而是一个跛脚的矬个巨人。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精辟地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了手，并且转化成为自己文明时，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蔑视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卑感于是就为优越感代替，“日本人向外学习每次都转向对抗。”而优越感的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位亲日色彩较浓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

1989年，日本出了一本轰动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是日本鹰派政客石原慎太郎和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此书是冲日本的保护者美国去的，书的副标题就叫“新日美关系的对策”。全书从十一个方面纵论日美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书中猛烈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根植于种族偏见”的经济贸易政策，鼓动日本人应当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承担起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作者得意地指出：日本已经具备足以与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实力，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已经超过美国和苏联，对未来的战争握有举足轻重的杀手锏：在美苏的武器库中，无论中程导弹还是洲际导弹，保障武器精确度的，是一种小型的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的支柱——1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只有管理水平极先进的日本能够生产。因此，不管两个超级大国如何扩充军备，只要日本停止出售这种半导体尖端部件，他们只能一筹莫展。如果日本把半导体只卖给其中的一方，那么，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失衡，因此，高科技越是发展，美苏越不足惧。美国对日本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尖端技术抱有危机感，表明军事上所需要的核心工艺已经掌握在日本手里。书中反复强调，日本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日本能够有这种看法，而不应该再跟着美国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充当传声筒，必要时，就坚决地对它说“不”。

其实，早在此书出版之前，日本国内已经涌动着对美国说“不”的冲动，1982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写二战历史的科幻历史小说《美国本土决战》（桧山良昭著），以此为契机，冒出一大批类似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荒卷义雄《紺碧舰队》（1990年），所编造的故事是，联合舰队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带着太平洋战争记忆在另一个世界转生，于“昭和”十六年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重新开战，日军凭借最先进的武器，所向披靡，占领了夏威夷、巴拿马运河、中国东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统计，从事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写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经有15位，改写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近30个系列，发行量总计

1000 万册以上，并且向电视卡通、录像、电子玩具发展，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从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在日本的泛滥中，人们不难看出一种代偿心理，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东西在提醒他们：日本没有被打败，它将是最终的胜者，这是一种不服输的心理。而这种不服输心理，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消灭对方、奴役对方的基础之上。因此，只要实力赶上或者超过了对方，在合适的气候下，日本就会撕破脸皮，向昔日的胜者发起挑战。

日本人的这种“周期性摆动”，归根结底来源于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岛国严峻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日本人看重实利；岛国狭窄的空间，培养不出普遍的、平等的思想，超越国界的人道精神。因此，日本尽可以在科学上、技术上出色地模仿西方国家，却永远学不来一点西方人的自由平等精神。

令人生畏的桃太郎！

## 第二章 小日本与大日本

### 一、从相扑比赛规则说起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崇拜小英雄桃太郎的日本人，同时又着迷巨无霸，请看以下的表演——两个超级胖子，赤身裸体，蹲在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圆台内，斗鸡般地对视着，随着一声令起，两座肉山撞到一起，经过一番搬、推、揉、按，一个胖子气喘嘘嘘地将另一个胖子弄翻在地……这是什么——马戏？滑稽表演？

这也算体育竞技？

……

对于相扑的奥妙，外国人多不知晓，且不说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欧洲人，就连号称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人也如此。说起来，相扑的老祖宗还是在中国，甚至连“相扑”（又名角力）这个词都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中国人现在却不认同它。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相扑是一种粗俗不堪的体育游戏，别的且不说，单就相扑手那副臃肿蹒跚的模样和近乎全裸的打扮，就足以令人退避三舍。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日本政府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特地派出相扑代表团访问上海，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行表演赛。消息传出，整个上海沸腾起来，关于相扑手的奇状异相，被传得神乎其神。其中人们最感兴趣的，自然还是相扑手的那副接近裸体的装束，人们一面表示厌恶，一面津津有味地谈论不休。这也难怪，那时候，人们的头脑被清一色的革命样板戏搞得厌倦不堪，来了东瀛大汉，压抑多年的性意识和单调紧张的神经正好可以放松放松。这一下忙坏了市革委会当局，表演的当晚，他们安排了大批纠察维持秩序，如临大敌一般。据说，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性观众一律不得入内。

在西方人眼中，相扑则是一种荒唐的游戏。他们无法理解，一些少年因为体格超常的原因被专门挑选出来，离群而居，过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他们像填鸭似地被喂得肥重不堪，就是为了从事这样一种单调乏味的比赛。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在他那本很有名气的日本文化小册子《符号帝国》中，颇含轻蔑地这样描述相扑：“比赛仅是瞬间的事：只要让对手倒下，就结束了赛事。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没有大量消耗，总之，这根本不是运动，不是争斗的亢进，而是某种体重的符号。”

西方人更不服气的是，相扑比赛不分级别，所有选手不分身体的轻重大小，参加只有一个级别的比赛；这等于承认以强凌弱的合法性，根本不符合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赛的原则。崇尚平等的西方人，无法容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平等竞赛。

按相扑选手的入门规则，选手的体重和个高只有下限而无上限，下限体重为七十五公斤，个高为一米七三，这就是说，一个体重只有七十五公斤的小个子有可能和比自己重好几倍的庞然大物较量，按常理看，这显然是属于不公平竞争。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好事的西方驻日本记者曾联名给日本相扑协会写信，呼吁修改相扑比赛规则，并建议他们仿照西方拳击比赛的规则，按体重级别来进行比赛。这个建议，被日本相扑协会宽宏地驳回。

## 二、日本人何以迷狂

然而，对这样一种西方人看来不公正的古怪比赛，日本人却如痴如醉地迷恋，相扑在日本被奉为国技，在所有体育项目中独享至尊。不仅一般的平头百姓，就连天皇贵族、大学教授也以观看相扑比赛为人生最大乐事。

在日本，全国性的相扑大赛一年共有6次，分别为春场、夏场、秋场、冬场，大阪场和九州场。接连不断的赛事，一次又一次地把日本人卷入兴奋和激动的狂潮中。电视、电台不停地转播比赛实况，各大报刊、杂志不惜版面竞相介绍有关相扑比赛的一切内容。为了买到东京国技馆的比赛入场券，人们必须提前一年预购，价格之昂贵令人咋舌。那些买不上票或者买不起票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到那种装有巨型屏幕和高保真音响设备的转播室去观看，在那里同样可以感受现场的热烈气氛。临近决赛的夜晚，东京的大街小巷和地铁中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静谧的夜空中依稀飘传着电视中相扑比赛的实况转播。这情形有点像中国的除夕之夜，人们团聚于家中，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节晚会。

由于相扑运动享有如此高的地位，相扑手自然也备受世人青睐。他们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膜拜，在日本，一个获得“横纲”（相扑手最高级别）称号的相扑手，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也许远远超过总理大臣。身材苗条的妙龄女郎对这些超级胖子情有独钟，常以嫁一位这样的郎君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相扑名手娶老婆，不是歌星、影星便是大家闺秀，个个如花似玉，艳福着实不浅。

数不清的相扑迷，对相扑选手的崇拜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每一个小有名气的相扑手身后，总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声援团”，它们由相扑迷自发组成，平时举行各种观摩、联谊活动，赛时则充当啦啦队，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助威呐喊。大赛举行期间，东京国技馆门口的上空飘荡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上面分别写着当今相扑名手的头衔和姓名，气势十分壮观。那些旗帜，大都是相扑迷们凑钱特制奉送的。一旦自己的崇拜者比赛优胜，相扑迷们总是激动得死去活来。庆祝活动没完没了：游行，盛宴，记者招待会，缝制绵褂，研修旅游……

还有那种神圣的告别仪式，当大名鼎鼎的“横纲”宝刀告老不得不告别赛台时，便要举行气氛极其隆重的仪式。仪式通常在豪华的剧院举行，由相扑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横纲”一副比赛时的装束，赤身裸体端坐在舞台上，通常眼含泪水，神情庄严，每一个对他有过贡献的崇拜者，都有资格上台，轮流从他头上剪取一缕头发，作为终身纪念。

日本人何以如此迷醉相扑？

我曾问过很多日本朋友，回答也是多种多样，比如那种赤身裸体、返璞归真的比赛方式能满足现代日本人回归情绪啦，相扑场上的气氛很激动人心啦，相扑比赛雅俗共赏、人人都能看懂啦，它有很强的内模仿性啦，等等，想一想都有道理。确实，当两位超级肥汉梳着古代的发髻，挺胸凸肚，八面威风地登上用土袋堆筑成的圆形赛台，按照古法鞠躬行礼，伸开双手岔开两腿蹲下，抬起硕大的脚丫子把赛台砸得咚咚直响，以示没有任何武器的时候，当那位身着古代官服、精瘦如猴的神官裁判，在一旁挥动着扇子，忙碌不停地围着两个大胖子团团打转，用一种古怪的声音不断地喊着双方的姓名，为他们加油鼓动时，观众不是可以充分领

略到一种久违了的原始古朴的情趣和快乐么？礼仪繁琐、等级森严、工作紧张而且喜欢参加集体活动的日本人，在观看相扑时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补偿，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日本人喜欢相扑，另有更复杂的理由。

相扑是巨人的运动，作为力量的象征，个子越大越好。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是身材最不起眼的选手，比起常人也要大出一圈，就像篮球场上个头最矮的运动员也比常人高一样。至于当今日本相扑界的巨无霸如曙太郎、小锦、贵乃花之流，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就是一座庞大的肉山，普通人一靠近他们，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日本人的身材，向来是以矮小出名，战前出生的日本人，男的通常只有一米六左右，女的则只有一米五左右，无论比中国人，还是比西方人，都要矮一截。个子矮小的日本人，与国土狭小的东瀛列岛，正好有一种微妙的统一，而在人高马大的西方人眼中，日本是东方小人国，犹如斯威夫特的《格里佛游记》里的童话世界，因为日本的一切东西，看上去都比欧洲的小一号，这也是到日本旅游的外国人的普遍感觉。那么，以小著称的东瀛岛国，何以会发展出这样一种独特的巨人比赛？

相扑大汉都是从无数矮小的芸芸众生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威风凛凛的大汉，实际上代表了日本人内心深处渴望伟岸、向往强大的愿望，就像日本政府过去同外国打交道时动不动就称自己是“大日本帝国”一样；日本人的自卑和自大的双重性格，由这些身材臃肿的大汉得到了最形象的表现。遥想 140 年前的幕末时期，这些东洋巨无霸聚集在横滨码头，将上百斤重的沙袋像玩具一样随意地抛来抛去，以此向外国水手示威的情形，叫人忍俊不禁。然而，人种毕竟是无法强行改变的，即便日本把全国各地的彪形大汉都挑出来集中到一起，也不意味日本就是巨人国，从此可以改变东方小人国的形象。

于是，那种渴望伟岸、向往强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一种在精神上超越矮小的动力，变成对弱小者的肯定和期待，变成了以小胜大的决心，甚至变成对庞然大物的藐视。

事情于是变得复杂起来，在日本人的心理中，既向往大又蔑视大，既肯定小又克服小，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表面上似乎不可捉摸，实质上是一回事。

相扑竞技不分级别，道理就在这里。

关于相扑竞赛的公正性，日本人有自己评判标准。对于他们来说，所有选手参加同一级别的比赛不仅不会妨碍相扑比赛的公正性，而这恰恰是相扑运动的乐趣所在。在日本人看来，相扑手后天的技道和意志的磨练，比爹妈先天给予的身体更加重要；力量悬殊的对抗，比起势均力敌的较量，往往更饶有兴味。赛场上，大个子威风凛凛，固然赢得观众仰慕，小个子不畏强敌，更令人敬佩，尤其是当小个子选手凭借勇气和机敏将庞然大物的对手掀翻在地的时侯，观众总是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日本最瞧不起的，是那种大而无当的草包，对其总是竭尽嘲讽之能事，而小个子选手即使败北，只要有出色的表现，观众也给以热烈的掌声。可见在情感上，日本人更倾向于同情和支持弱小者。当然，这也与日本人独特的平衡观有关。生活中，日本人素来不喜欢机械的对称和均衡，而倾心于不规则的构图，就像他们喜欢奇数而不喜欢偶数一样。他们欣赏的，是那种动态的平衡。

### 三、“微型英雄”的世界

这种同情弱小、超越弱小的情结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依据。

读一读日本的民间神话故事，即可发现许多这种小萝卜头的“原型”，表达着一种以小为美、以小为上的生活理想，像家喻户晓的《桃太郎》、《竹取物语》、《一寸法师》、《五分次郎》等等，都是在以各种方式赞美和歌颂那些看上去殊不起眼的“微型英雄”或者托小小的竹子降临人世的仙界少女。由此可见，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着崇拜小人物的远古记忆。

这些故事内容大同小异，有同样的结构模式：小英雄力大无比，骁勇过人，把貌似强大的恶魔打得屁滚尿流；或是以小靠小，出奇制胜，甚至不惜借助特殊手段取胜，而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攫取财富，当然都是打着征服恶鬼的旗号。请看以下的故事：

《桃太郎》——桃太郎的故事自然是这种民族心理反映的最重要的故事，容我再次引述。桃太郎是从一只来路不明的桃子蹦出来的一个稀罕物，被一对上年纪的老头老太拾得，桃太郎生长神速，吃一碗长一寸，吃两碗长两寸，很快就变成一个又健壮又聪明的小伙子。桃太郎乳臭未干，就打着“日本第一桃太郎”的旗帜，佩着新买的朴刀，带着老头老太为他做的全日本最好的黄米饭团，去鬼岛讨伐恶鬼。在出征的路上，桃太郎还收罗了狗、山鸡、猴子为随从。到了鬼岛，他们虽然只有4个，却很快把群鬼恶魔打得屁滚尿流。鬼头跪在地上向桃太郎求饶，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们一命。”命小鬼把金银财宝都抬出来，奉送给桃太郎。桃太郎将财宝装上车，让狗、猴、山鸡拉着，凯旋而归。老头老太见了，高兴得合不拢嘴，消息传到天子那里，桃太郎还受到嘉奖。

《五分次郎》——五分次郎为一对终年不育的老夫妻的孩子，他是从老太太的左拇指里生下来的，个子始终只有五分高，所以叫五分次郎。五分次郎能驾一枚篁叶当轻舟，能在鲫鱼肚子里跳舞，而且力大无比。有一天他告别了老头老太，学着从前的桃太郎去鬼岛征讨恶魔，可是他比桃太郎还胆大，独自一人出征，连一个随从都不要。到了鬼岛，恶鬼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挟在手指缝里一口就把他吞了下去。在恶鬼的肚子里，五分次郎拿出他的护身剑——绣花针，东一下西一下地狠扎起来，恶鬼受不了了，哭着叫着请求饶命，五分次郎就在恶鬼的肚子里讲条件：“想叫我住手吗？那你就得投降！就得把你们岛上劫来的珍宝送给我！”恶鬼答应了，五分次郎窜到他的鼻孔里，被一个喷嚏打了出来。

《皱太郎》——皱太郎是一对懒惰的老夫妻用身上的泥垢搓出来的，这小家伙饭量特别大，一顿饭能吃三斗五的米，老夫妻实在养不起他，皱太郎就请他们给他打一条400斤重的铁杠子让自己出门闯荡。没有办法，老夫妻只好倾家荡产地凑了钱，求铁匠师傅给打了一根400斤重的铁杠子。这么重的铁杠子到了皱太郎手中，一只手就能呼呼地抡开。皱太郎带着它就上路了。途中，皱太郎先后碰到两位大力士——殿堂太郎和石子太郎，经过较量后均被他征服，收为徒弟。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闹市镇，发现那里气氛异常，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正在哭泣。一打听，原来今晚妖怪要来强娶民女，皱太郎决心为民除害。夜幕降临，妖怪来了，两位徒弟先上去交手，均非对手，先后都被妖怪吞进肚里。皱太郎急了，抄起400斤重的大铁杠子朝妖怪抡去，竟被拧成麻花，皱太郎觉得抵挡不住，于是心生一计，照着妖怪牛头一般大的卵子狠狠踢了一脚，这是致命的地方，妖怪受不了，从鼻孔里把两位徒弟喷出来后，就呜呼哀哉了。被救的人家见此情景喜出望外，用大锅造饭款待3位壮士，员外出于感激之心，将3个年轻貌美的女儿分别许给3位壮士。

《一寸法师》——一寸法师和小姐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两个鬼，鬼要抓走小姐，一寸法师抡着绣花针上去营救，被鬼一口吞进了肚子，“一寸法师身体小，进到鬼肚子里也能自由活动，就在里面用针到处扎了起来。鬼怎么受得了，赶紧把他吐了出来。这时，另一个鬼抓住了一寸法师，想要把他给捏扁。一寸法师看事情不好，一闪身跳到鬼的眼睛上去了，用绣花针猛地往眼睛里一刺，鬼疼得哇哇直叫，捂着眼睛就跑了。”

……

读着这些民间故事，回顾日本近代侵略扩张的历史，一些耐人寻味的疑问似乎清晰起来，一个落后的蕞尔岛国，何以会在近代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扮演如此厉害的角色，创造如此的奇迹？靠的不正是这种奋勇进取、以小搏大的绝活吗？既然是以小搏大，以弱胜强，在力量不敌、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然会不择手段地使出绝招，就像《皱太郎》中的皱太郎在同妖怪拼搏、体力不支、眼看就要败北的时候，照着妖怪牛头一样大的卵子狠狠踢去一样，有点令人发指。这令人联想起日本军队惯用的伎俩——偷袭，甲午战争时他们这样做过，日俄战争时这样做过，太平洋战争时也这样做过。正如偷袭珍珠港的主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所承认的那样：“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乘敌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

乃东洋武士之精神不能容。”然而，知其“不能容”仍为之，何也？山本司令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写的一首“述志诗”，回答了这个问题：“以身作御盾，忠心为天皇，名誉何所惜，生命皆可抛。”就是说，为了天皇，为了大日本帝国，可以不择手段地做一切事情，充分暴露了日本“武士道”的虚伪。

#### 四、近代史上的三次对外战争

以弱胜强，以小搏大，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精神信念，凭借这种信念，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创造奇迹，滥用这种信念，则会造成灾难。日本得之于此，也失之于此。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近代的历史。

镜头一：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大清帝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并且丧失对朝鲜的宗主国权而告终。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结果都有悖于常理。据统计：当时中国人口4亿多，论兵力，陆军有95万人，海军有军舰71艘，还有几十艘鱼雷艇和小型炮艇。北洋舰队实力之强，世界排位第7，亚洲数第一，尤其“定远”和“镇远”两艘大军舰，是当时世界上有数的载有巨炮的铁甲舰，此二舰当年开进东京湾时，曾令日本国民大为畏惧。而且，旅顺和威海卫海军要塞修筑多年，炮台坚固，装备的都是德国新式大炮。若论资源、国力和军力，中国当时都远远超过日本。然而，堂堂的天朝帝国终于被小小的“蕞尔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人们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军官的贪赃枉法，但少有人从对方的角度、尤其是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这一角度去反省。

镜头二：日俄战争。这同样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其惨烈之状令全世界为之瞠目，最后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怎么会被实力远远不如自己的日本舰队打得片甲不留？身体羸弱矮小的日本人何以能打败高头大马的俄国人？这些疑问曾令西方军事学家琢磨不透。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体格矮小，不像是优秀的人种，然而，那种全军统一的意志，士兵赴汤蹈火的精神和严守机密的纪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镜头三：太平洋战争。这是日本以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及其盟国为对手的一场战争，力量的悬殊大大超过前两次的战争。当时的日本，要与美、苏、中、英、法、荷、澳等26个国家作战，在实力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一开始，日本远距离偷袭珍珠港成功，给美国以沉重打击，随后势如破竹，一举攻占东南亚诸国，称霸世界似乎大有希望。然而，正当日本人沉醉在胜利之时，一系列沉重打击接踵而来，中途岛海战，日本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很快走向失败。

这三次战争中，日本均有惊世骇俗、卓绝不凡的表现，足以载入世界战争史册。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显示了令人可怖的威力。然而，凭借这种力量，日本赢得了前两次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日本在最后一次战争中遭到惨败。其败，就败在在侵略野心的刺激下，精神无节制地膨胀，达到不自量力的地步，最后终于导致毁灭。这就像一则西方寓言故事里讲的那样，青蛙要和牯牛赛庞大，用足气力胀肚子，胀呀、胀呀，最后胀破了肚子，狂妄的念头超过了限度，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这样。而从日本人的天赋本能来看，其擅长的是“螺丝壳里做道场”，而不是“鲲鹏展翅九千里”，韩国学者李御宁的分析很到位：“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伺机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这是日本人的盲点，自己视而不见。

这个岛国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天狗吞月亮的疯狂，它相信精神具有无边的威力，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也许是海浪的狂暴，台风的肆虐，地震的威猛，火山的壮烈造就了这种性格吧。身居孤岛的人们，容易养成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心理，对于这一点，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 五、何来的决心与信念

再从主体方面进一步考察这种“微型英雄”的心理。

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从本质上说是在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欲战胜对手，首先必须战胜自己。那么，怎样才能战胜自己呢？只有依靠决心和信念。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念，日本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里写到留学日本时这样的经历：他在某音乐研究会里认识一位学医的老学生，此公毫无音乐天分，既无音程观念和手指技巧，也没有节奏感和乐谱知识，可以说完全是个乐盲，却异想天开地学起小提琴，这样做只是因为自己缺乏艺术修养，而且，“他告诉我，他将来还想到德国去，德国是音乐很发达的地方，所以他决心研究音乐。说到‘决心’两个字，他的态度十分认真，把头点一点，表示他是个有志者。”起初丰子恺觉得他很可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妄人，不料此公自知才能在常人之下，比常人加倍地刻苦练习，终于入了门道，他不仅正确地掌握了拍子和音程，并且能够纯熟地演奏作品。作者于是这样感叹：“这个可怜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经断定他是永远不能入音乐之门的，不料他的毅力和奋斗果然帮他入了音乐之门。”

无独有偶，明治时期的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写过一篇有名的小说《锻刀记》，写了一个技艺平常的名叫正藏的刀匠，经过3年苦心孤诣的努力，终于锻出稀世宝刀。正藏原是一位胸无大志、毅力不足、喜欢吹牛的平庸之辈，与情人私奔却没有能力养活她，让情人深感失望，私奔生活因此也蒙上一层阴影。偶尔的酒后吹牛使他声誉鹊起，变成了日本锻刀大师武藏守正光的传人、当地首屈一指的锻刀工匠。王爷听说了此事就派人把他招去，让家宰当场送给他白银50两，限他120天之内，打造出一把稀世珍奇的宝刀来。这一下真是了了他的命，凭他的功夫，怎么打得出这样的宝刀？然而，王爷之命难违，欺骗了王爷更是罪上加罪，这使他不知如何是好，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男人如此窝囊的表现使情人大失所望，趁他酒醉熟睡后裹卷了50两银子离他而去。第二天醒来，正藏发现人财两空，连工也开不成了，绝望中的他，准备一死了之。就在这时，里长阻止了他，为了让他如期完成王爷的使命，又给他送来50两银子。然而，这更增加了他的压力，左思右想，还是摆脱不了自杀的念头。就在拿起家伙准备自裁的时候，决心和信念苏醒了。这是一段极精彩的内心自白，请诸君欣赏：

他痛苦地喘着气，紧紧地盘着腿，脱光了上身，用左手摸了两三次自己便便大腹，拿起了“家伙”，瞪起了决心自裁的双目，正准备把刀戳进腹中的当儿，他一看，原来手里拿的，正是被里长夺下去的那把镰刀。太混了、太混了，我不能死，死了对不起人家呀。死了，就是恩将仇报，人家连钱都借给了我，而我要死，真是太混了。可是，我也不能这样活下去呀。那我就打造那口刀吧，可恨我又没本事；那么，不打那口刀吧，我又一时一刻也不能活下去。那么死吧，死虽然容易，可死并不能就此了事。说来说去，只有打造那把刀，除此之外，怎么想也是无路可走。那就造那把刀吧，明知造了也无济于事。不造又不行，造吧，造吧，唉唉，毫无指望。不造吧，不造吧，可还是不造不行，确确实实不造不行。那么，造一下看？应该造？应该下决心造？如果造，说不定，也许会造出一把好的来，不，不，怎么能指望“说不定”呢？那么，不应该造？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不造的道理呀。那么，应该下决心造？应该豁出命来造？应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造出把像样的利刃来？应该下定决心？哎呀，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造吧，造吧，造下去，造出当代独一无二的一把刀来，造出一把古今无双的宝刀来！我认啦。上感王爷对我的恩顾，下报家宰大人、里长对我的照拂。把十几年来师傅传给我的本领全副使出来。把我的精魂全都凝注在最最好的铁砧上来；单数锤报恩，双数锤酬义，咬紧牙关打，用足力气打。鍤子横凿，凿掉我徘徊之想；鍤子竖凿，凿掉我卑怯之心。折叠起来打，合拢起来打，锻上十五次，把四份炼成一份。把我满腔的热血，化作原铁；把我清纯的一念，倾注到刃钢上来。让我胸中的烈焰，一次又一次地炼铁成金，